麼。岳曰胡餅。戒曰趂爐竈熱。更搭一箇。岳擬議。曳拄杖趂出門。岳曰頴川這關西子。無面目。休去。好戒暮年弃其徒来游高安。洞山寶禪師其法嗣也。寶好名責之。不為禮。至大愚未幾。倚拄杖於僧堂前。談笑而化。五祖遣人來取骨石歸塔焉。

溈山大圓禪師曰。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無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説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為。淡泞無礙。喚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或問頓悟之人。更用修否。曰若真實悟得。底他自知時節。修與不修。是兩頭語。今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一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

四十二

三論ハ仏ノ右手
法相ハ仏ノ左ノ手
天台ハ左ノ足
真言右ノ足
唯識ハ仏ノ肝膽心腸

詐 説 謡 や

人ハ不以見取
仏未在世時
出家ハソレく修行
萬行 一切修行

ガラス使用

慧明 傳灯杭州報恩寺ーー 第四嗣法眼

四三

嶷 詩大雅克岐克ー注岐知意也ーハ識也ミノヽ

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今時學者常疑（大ニ有悟解ノ見轉）佛性本来具足何須復修設不修行無緣證聖情隨向背終落斷常不知三世如来十方菩薩所有修習皆（諸聖）自隨順覺性（如来不二ー）而已則大潙所謂修與（是非ハナイコトヂヤ 不如𡻕直進ニハ）不修是兩頭語不亦宜乎

法眼禪師之子有慧明道人者知見甚高下視諸方初菴於大梅山有禪者来游明問曰近離何處對曰城都曰上座離城都到此山則城都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禪者（試代ニ看）莫能對又遷止天台山有彥明（未詳）道人者俊辨自負来謁師師問曰従上先德有悟者麼對曰有之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擧手指曰只今天台山嶷（山白ハ岳扇海宜戟切音旋朱子曰謂能之）然如何得消殞去明張目（大字試別ニ代ニ轉語）直視遯去又問諸老宿曰雪峰塔銘曰夫從緣而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而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止雪峰只今在什麼處予謂禪宗貴大機大用不貴知解雲庵每曰汝輩皆知有只是用不得如

破竈墮 傳灯四五祖忍孫嵩安（于也曰｜｜｜未上不称）名氏

四十四

慧明道人可謂善用者也

予讀傳燈錄愛老安（五祖忍ノ子嵩慧安国師）之子所謂破竈墮者深證（參學ノ手）（參學ノ根器見ル）無生恨不與之同時而生也紹聖（宋徽宗年号）中再游廬山見其畫像爲作贊曰嵩山屋老竈有神民爭祠之日宰（屠也）烹師與門人偶經行即而視之因歎驚此唯土瓦和合成是中何從有聖靈以杖敲之輒墮傾須臾青衣出笑迎謝師爲我談無生言訖登空如鳥輕門人問之拜投誠伏地但聞破墮聲君看一軀情非情皎如朗月懸青冥求證據者以事明鞭草血流

金華 会元十八石頭懷志庵主嗣真淨文

杜順 勅是昌名法順生雍州杜氏少時隋文帝敬重給月俸供之云々弟智儼傳其教 編年通論法師法順生杜氏未詳｜｜云々若夫神異則委載于續高僧傳等唐太宗賜帝心号

四十五

石吼外湼槃門開見戶庭老安憐兒為作名金屑雖貴翳眼睛

金華懷志上座性夷粹飽經論東吳學者尊事之嘗對客曰吾欲會天台賢首唯識三宗之義折中之為一書以塞影迹之諍適有禪者居（在講肆）坐末曰賢首宗祖師謂誰志曰杜順和尚禪者曰順有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肩ノヤ）上此義歸合天台唯識二宗何義耶志不能對禪者曰何不游方去志於是罷講南詢至洞山時雲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石門洪覺範林間録2巻』 請求記号 821-204　ガラス使用

照　舎見十八號準惠｜蓮帯

和尚在焉從之游甚久去游湘上菴於石頭
雲溪二十餘年氣韻閑淡適客謁之多不言
侍者問之荅曰彼朝貴人多知多語我粥飯
僧見之自然口吻遅鈍去僧問住山有何趣
味荅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
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又曰萬機俱罷付
癡憨蹤迹常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
生夢在緑蘿庵年六十二思歸江南依故人
照禪師照住龍安遂徑去予嘗作偈寄之曰
看徧三湘萬頃山江南歸去臥龍安只將二十

辯才　[illegible]畧　杭州竜井山
｜｜法師名元淨住上
天竺二十七年道俗朝野飲食
起居之際眉間流光皆舍利
謂參寥子道潜曰吾淨業已
成越七日無疾右脇而逝蘇轍
銘塔蘇軾祭之

四十六

窣堵婆　戒壇圖經云塔
字數方字書乃是
物声本非西土之号若梵本
瘞仏骨所名曰塔婆浮圖偷婆
｜｜等皆訛也

味無求法留與叢林作樣看又曰閙中拋擲
亦奇哉句裏藏身活路開生鐵心肝含笑面
不虛參見作家來
杭州上天竺辯才法師元淨悟法華三昧有
至行宏天台教号稱第一東吳講者宗向之
時秀州有狂人号回頭（正道ニ非外ノ邪道）龍道以鼓流俗宣言
當建窣堵波為呉人福田施者雲委然憚入
杭境以辯才不可欺故也不得已既來先以
錢十萬謁上天竺飯僧且遣使通問曰今以
賬造錢若干願供僧一堂淨答其書曰道風

賬是賦物現在

ガラス使用

遠來山川增勝誨言先至喜慰可量承以營
建淨檀爲飯僧之用竊聞教有明文不許干
用聖者既遺明誨不知白佛當以何辭佇聞
報章即令撰疏文也狂人大驚慚見其徒然
淨之門弟子亦勸且禮之以化俗淨厲語曰
出家兒須具眼始得彼誠聖者吾敢不恭如
其誕妄知而同之是失正念吾聞聖者具佗
心通今夕當與尓曹虔請於明白就此山與
十方諸佛同齋即如法嚴敬跪讀疏文焚之
明日率衆出迎而所謂狂人者竟不至學者

皆服
汾陽無德禪師見七十一員善知識前後八
請皆不出世燕居襄陽白馬寺并汾道俗千
餘人詣其居勸請說法既至宗風大振迹不
越閫自爲予出院歇以見志北地苦寒因罷
夜參忽有梵僧乘雲而至問所以不說之意
師以衆僧不可夜立爲詞梵僧曰時不可失
此衆雖不多然中有六人異日爲大宗師道
應人夫可開大慈爲法施不可捨也言卒而
沒師明日上堂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

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大愚芝石霜圓瑯琊覺法華擧諸公咸在會下永嘉禪師偈（十八句アリ）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捉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爲無知以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物亦不自作拳不可爲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兎角智覺禪師曰斯爲禪宗之妙故今用之而後小異以彼但顯無緣眞智以爲眞道若奪之者但顯本心不

房碑
梵書署代宗朝相国房琯考碑序之

隨妄心未有智慧照了心原故須能所平等等不失照爲無知之知此知之於空寂無生如來藏性方有妙耳智覺之意欲偈兼言明悟永嘉止說悟后之病二老之言皆是也然天下之理豈可以一言盡耶（是古人與手節酬偈互供覌作諸人者也）永嘉之偈不必奪亦可也

正宗記評三祖大師曰（明教自問）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鄉邑後之於世復三十餘載豈絕口而略不云乎此可疑也曰予視房碑曰大師嘗謂道信云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此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石門洪覚範林間録2巻』 請求記号 821-204

ガラス使用

亮 傳灯 西山ー座主嗣馬祖
ーー可往見
歸宗 傳灯ーー常禪師章
師以目有重瞳遂将手按摩
以致目皆俱赤世号赤眼ーー又
會元三 眯 莊籔糠ノ目注音
米物入目中也
法正 會元四百丈涅槃和上章
注引林間录云百丈第二代
ーー涅槃和上大智之高弟其先嘗誦
涅槃至不言姓名時呼為
涅槃和上云々

五十章

尊者自絶之甚也至人以物迹為大道之累
乃忘其心今正法之宗猶欲遺之况其姓族
鄉國俗間之事肯以為意耶予讀至此知明
教所得多矣王文公亦曰古之有道者功業
有不足以累其懷况身後之名乎故知亮公之
逃西山常公之菴太梅歸宗之眯其目法正
之不言名姓是諸老皆能踐其所聞者也固
其化去數百年凜凜尚有生氣彼無意於此
世爭以此與之蓋理之固然

南禪師住歸宗時遣化至處上化人還白曰

五十一

處有信士劉君臨行送至郊外祝曰為我求
老師偈一首為子孫世世福田明年師以偈
寄之曰處上僧歸廬岳寺首言居士乞伽陀
援毫示汝箇中意近日秋林落葉多後四十
年雲菴復住歸宗法席盛於前日劉君之子
持此偈來餉僧叙其事雲菴上堂有偈曰先
師昔住金輪日有偈君家結淨緣我住金輪
還有偈却應留與子孫傳

涅槃經中有聞讚佛為太福德怒曰生經七
日母便命終豈謂太福德相讚者日年志俱

至仏果如偈羅殺

逆境界

舎利弗ガ眼ヲ乞フ人ニアレバ即取テ抛他之ヲ挑リ

舎利弗心ニ瞋ル故持戒

修行尽滅

盛而不卒暴打之不嗔罵之不報是故我言大福德相忍者聞而心服故慈為無盡福德相故沙門能世福田者以慈修身故也

永明和尚曰此重玄門名言路絶隨智所演以廣見聞唯證方知非情所解若親證時悉是現量之境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若但隨文義所解只是陰識依通當逆順境時還成滯礙遇差別間處皆是疑情如塩官安禪師問講華嚴大師云華嚴經有幾種法界對曰略而言之有十種法界廣而言之重重無

勝熱波羅門 華厳入法界品 取意曰善財童子第九参ノ勝熱婆羅門四面火聚猶如大山語善財言汝今若能上刀山投身火聚諸菩薩行悉得清浄善財即登刀山自投火聚

葉公 性好有ノ子高好竜 天竜聞而下窺頭于牖尾于屋葉公見之棄而遠走

洞山 続灯 筠州洞山恵円 円禅師嗣雪竇重顕

開先 会元十五 開先善暹禅師 嗣徳山恵遠 恵遠嗣双泉郁 郁嗣雪竇

盡塩官豎拂子云是第幾重法界大師佇首擬答之塩官訶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出去予聞華嚴宗曰勝熱婆羅門火聚刀山是般若無分別智彼跡義者如葉公畫龍真龍忽見投筆怖走

洞山圓禪師嗣雪竇年甚少聞先暹道者舉之以應鄰人之請時南禪師住黄檗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南公默無所言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圓公即起曰夜深妨和尚偃息趨出明月各還山南公偶問永

永首座（会元十七 積翠永庵主嗣黄竜南）
奇人（譬言如張公翁カ向婆子言阿見已能翻婆子）

五十四

首座汝在廬山識洞山老否永曰不識止
聞其名久之進曰和尚此回見之如何人南
公曰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
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永笑曰疑殺天下人

誌公和尚十二時歌大明佛祖要妙然年代（見上廿三章今按當詳之）
寖遠昧者多改易其語以循其私其大害意
者如曰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心法何曾
屬有無用時便用没文字乃作生死何曾屬
有無言則工矣然下句血脉不貫既曰生死（抑揚ノ文法）
不屬有無又曰用時便用何哉

蜆子（傳燈京兆ー々和上嗣洞山价常日沿江岸採掇ー々以充腹暮即臥東山白馬廟紙錢中民目為ー々和尚師深夜歸華嚴淨把住問云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神前酒臺盤云）

五十五

予在湘山道林有僧謂予曰吾初看六祖風
幡因縁久之偶仰首就架取衣方驚其旨予（合点ノ義）
戲曰非擧目見風幡時節耶僧首肯之予曰
祖師夜聞二僧徵詰即謂曰非風幡動仁者
心動縱其張目於暗中二僧何以識之僧大
慍而去無盡居士嘗為予言頃京師見慧林（恚也恨也怨也）
下僧談禪不肯諸方吾問蜆子答祖師西来
意乃曰神前酒臺盤意旨如何其僧張目直
視曰神前酒臺盤無盡戲之曰廟中是夕有
燈則已不然蜆子佛法遂為虛施（張目直視不可見故）

ガラス使用

發課（算命也小說中多有ーー字）

阜生丈一切空生ヲ接得スル言ヲ聞カ如

偉（名見十五卷御山行ー章中）嗣黄龍南

靈源禪師謂予曰吾嘗在龍舒見龍門顯（未詳）道人發課莫有能逃其言者意有必道顯曰但有所見即道微入思惟即不靈矣予故人耶溪鄒（未詳）正臣能言五行其精妙世以一二數亦嘗告予以此意彼術（術也）之至者且尒況有大於此者而欲以思慮求乎（ヨク仏祖ノ大意ヲ将須臾頭即進但其心根ノイトシト切ル者ゲナイ残念）

鄧峰永庵主嘗問僧寄汝久不見何所爲寄曰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永曰試擧似我寄因叙其所得永曰汝是偉未是寄莫測歸語于偉偉大笑曰汝非永不非也寄走質

於積翠南禪師南公亦大笑永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庵中老古錐觀其語言想見當時法喜游戲之逸韻使永公絶於今則其取詬（古候切罵也）辱必矣

臨濟大師臨終付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文字）離名（理性）如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而傳者作急還磨（智門名寸三則詳ニ詳）曹山和尚釋枯木龍吟髑髏無識語作偈曰枯木龍吟方見道髑髏無識眼方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

ガラス使用

竜湖云三十三祖猶可見
洪覺範未易論說

那辨濁中清而傳者作消不盡二宗兩偈其微而一失其旨則為害甚大故不可不辨所言用了急須磨者船子曰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是也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者達觀所謂偏正手從橫迢然忌十成龍門須要透鳥道不堪行石女霜中織泥牛火裏耕兩頭如脫得枯木一枝榮是也

無盡居士嘗問予曰悟本大師作五位君臣偈其平中來曰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知朝

以下或附会牽合說不可取云云大奇未可也就中黒大過人可知

道圓 会元十七雪峯 嗣黄竜南

斷舌才先德之意雖明妙挾然知朝斷舌必有本據而言前古無斷舌事矧又曰知朝尤無謂也將非後世傳錄之誤耶予曰舊本曰也勝前朝斷舌才意用隋賀若弼之父敦為宇文護所忌害之臨刑戒之曰吾以舌死引若弼舌以錐刺之出血使慎口隋興唐之前前朝刺舌非知朝明矣然斷舌刺舌意則同耳無盡屬予記之

道圓禪師南雄州人性純至少游方雖飽參而未大通透聞南禪師居黃檗積翠庵往依

之一日燕坐下板聞雨僧舉百丈野狐因縁一僧曰只如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曰便是不落因果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圓悚然異其語不自覺其身之起意行上菴頭過澗忽大悟見南公叙其事未終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寐忽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楖㮮任縱横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大笑久之又作風幡偈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来老大渾無力偷

師子（傳灯二尊者章 罽賓国王自秉劍問曰師得蘊空否 尊者曰已得 曰離生死否 尊者曰已離 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 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 王即揮劍斷尊者首 湧白乳高數尺 王之右臂旋亦墮地 七日而終云々）

二祖（傳灯三大師章云 大師付囑已竟 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 聽者林会 時有辯和）

六十一

手跡者ミゾコナイ也

作者ノ記ナ

得忙中𥬇子開予昔聞雲菴大稱賞之謂其機鋒不減英邵武雲庵化去偶檢故書見其手跡此二偈意若欲傳而未果者於是錄之

或聞圓公住本度雪峰寺

皓月供奉問長沙岑禪師曰永嘉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夙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為什麼亦償夙債長沙曰大德不識本来空曰如何是本来空長沙曰業障是又問曰如何是業障長沙曰本来空是乃有偈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

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経
学徒聞師闡法稍々引去辯
和不勝其憤与謗於邑宰聱
仲侃々惑其邪説加師以非法
師怡然順識真者謂之僨債

凡夫ノ
水中ノ月影ノ形ヲ
本ノ月ト[illegible]

一性更無殊龍勝中觀論曰業不從縁生不從非縁生是故則無有能起於業者無業無作者何有業生果若其無有果何有受業者問曰汝雖種種破業果報及起業者現見衆生作業受果報是事云何荅曰如世尊神通所作變化人如是變化人復作變化人如初變化人是名為作者變化人所作是則名為業諸煩惱及業皆如幻與夢亦如炎與響以龍勝之意會長沙之言達無作妙亰游此世界如夢中了了醉裏惺惺

汾州無德禪師示徒多談洞山五位臨濟三玄至作廣智歌明十五家宗風豈非視後進惰於參尋得少為足警之以偏參耶今有問知識者則荅曰吾家自有本分事彼皆古人一期建立門庭言語耳何足究哉正如有不識字者執卷問屋愚子屋愚曰此墨塡紙耳安用問我哉三尺童子莫不笑之昔有僧問雪峰和尚臨濟有四喝意旨如何雪峰曰我初發足便往河北不意中途大師化去因不及見之他家宗旨我所未知汝尋彼兒孫問

首楞嚴 全部八曰阿難
一切世間生死乃至一生善悪倶時
頓現死逆生順二習相交云云
長水云順逆有二 一約情 一切衆
好生即順惜死即逆情故云生從
順習死從變流 變猶逆 又受胎時
三時皆順故得生也死則無然
二約業 二能感果生即
順感由因致果故云順
習 然即生十二支死從未世受
生已後五陰之身熟已還及楚
生長等故云变流生死交際
凡夫未散平生行業善悪因縁
此時倶現強者先牽即随生処
云云○合論云前識為故
習後識為新習是之謂二
習

六十三

六十四

之僧以問南院且言雪峰嘗遣之之意南院
望雪峰再拜曰和尚真善知識鳴呼今譊譊（王篇ニ女交切）
語人如屋愚子者聞雪峰用處可不面熱汗
下耶（次下一意也合為一章）

雲峰悅禪師見僧荷籠至則曰来也更三十
年定乘馬行脚法雲秀禪師聞包腰至者色
動顏面彼存心於叢林豈淺淺哉今少年率
驀見其畫像則指曰這不通方漢也死耶

首楞嚴經曰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
死從流變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一生善惡倶

寳積 合論畧出全文曰仏
謂淨飯王言云云如是之
業乃至臨死之時最後識滅
見先所作心想中現大王是人見
已生憂怖自分業尽異現前
如所夢覚念夢中事

繹緒 閲全巻可尋究之也

福嚴 会元十七ノ叢林
東林嗣黄龍南
其章先試道感ノトハ又以誰
方之便可也乎白雲トハ又如
何ぞや
会元十七続灯十五共ニ只一上章
三アリ

六十五

（強者先牽即随生処行死スル時モ先思出ス程ニ法ニ習テ折ルベシ）

時頓現古釋至此多畧之滋以為恨及讀寳
積經有意釋此今系於其下曰善悪之業所
自作時一生之中何不自見至捨壽時方始
頓現者人生如夢方作夢時豈能自知是夢
非夢要須覺時夢中之事了然自現不待尋
繹亦復如是

福嚴感禪師面目嚴冷孤硬秀出叢林時謂
之感鐵面首衆僧於江州承天時佛印元禪
師將遷居蘄州斗方寺於郡守欲使嗣續之
且召感語其事感曰某念不至此和尚終欲

不是中州即書之誤乎

下車　古文後集李太白与韓荊州書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挙

推出為衆粥飯主人共成叢席不敢忘德然
後使嗣法則某自有師矣佛印心服之業已
言之因成就不復易遂開法為黄龍之子道
價重一時居常懸包倚杖於方丈不為宿夕
計郡將已下皆信敬之有太守忘其姓名新
下車以事臨之感笑作偈投郡庭不揖而去
偈曰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
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游太守使人
追之已渡江去矣

餘杭政禪師住山標致冣高時蔣侍郎堂守

或ハ新入部ニ云

蔣侍郎堂　羅湖野録下才三章
余杭政禅師章作蔣末内翰
清臣又曰杭守蔣侍者
骨与師為方外友云　清
臣字穎叔詳于続善石
二十四巻　蔣堂字希魯詳于
続普八十六巻
方外友　荘子大宗師篇　游方之外且支情
之所向曰方同宜為友
軍持　名義集七　軍遅此云瓶　○南海寄帰
傳云ーー有二若瓷瓦者淨
用若銅鉄是触用　○旧云ーー

錢塘與師為方外友師每來謁之則跨一黄
牛以軍持掛角上市人争觀之師自若也至
郡庭始下牛笑語終日而去一日蔣公留師
曰適有過客明日府中當有會吾師固不飲
能為我少留一日因欲清話師諾之蔣公喜
甚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曾
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為僧只合居嵓
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高韻又作
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
鷺鷥見我常來此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

九峯 會元十五ーー鑒韶 巾嗣洞山價達

藥石 ー餌 ー鍼 祢晩食為ーー出古德蓋取療病之意

足於中容至共之清論無窮秀氣逼人秋夏好翫月盤膝太盆中浮於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為常九峯鑒韶禪師嘗客門下韶坦率垢汚不事事每竊笑之一夕將卧師使人呼韶不得已攣頞而至師曰好月勞生擾擾能幾人暇與之對耶韶唯唯已而呼行者熱炙韶方飢意作藥石久之乃橘皮湯一盃

靈源禪師為予曰有居士吳敦夫才敏鋭意學道自已多見知識心地明淨偶閲鄧隱峰

鄧隱峯 會元三 嗣馬大師ーーー 姓鄧氏云云 將示滅先問衆云諸方遷化坐去卧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衆云有也師云還有倒立者否衆云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躰衆議舁就荼毘屹然不動遠近瞻視驚歎不已師有妹為尼乃俯近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入塔 見于傳灯

傳見其倒卓化去而衣亦順身不褪竊疑之曰彼化之異固莫測而衣亦隨之何也以問晦堂老人晦堂曰汝今衣順垂于地復疑之乎曰無所疑也晦堂笑曰此既無疑則彼倒化衣亦順躰何疑之有哉敦夫言下了解故其一時應機之辯如雷如霆開警昏蟄者多矣

ー未詳

ー乃時ニ重寶ヤ

嗚呼出処モヨシ氣象モヨシ可ナ細見

金剛經曰尒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説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

ガラス使用

聽瑩　莊子齊物論云ーー
疑惑不明之皃

是名衆生　竟倒下語
一切衆生無仏性

六十八

衆生衆生者如来説非衆生是名衆生此義深渺從上聖賢語秘旨妙學者多聽瑩佛意卒不明獨定林老人解曰以慧命觀衆生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孰為衆生以衆生觀衆生然後妄見其爲有則衆生非慧命者之衆生是衆生之衆生而已衆生衆生者即非衆生然是乃所謂衆生也則聞説是法苟能悟本性相何為不生信心以慧命觀衆生不見其爲有則云何度衆生耶曰衆生有衆生而衆生非有慧命無衆生而衆生非無

大智　会元師之章
有本有性不可名目等之語

六十九

太末蟲　維摩経　宗鏡録　蓋紫方
無状類故存梵名者

以是義故度衆生

大智禅師曰此事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以實語荅耶曰若為雕琢得虚空爲佛相良若為説道虚空是青黄赤白如維摩云法無有比無可喩故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故曰聖躰無名不可説如實理空門難湊喩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火焰之上衆生亦尒處處能縁不能縁於般若之上每見學者多悞領其意謂般生於般若不能參求耳非也此法非情識所到故三祖大師曰非思量處

道氤　宋高僧伝釈ノ
｜｜姓長孫云ゝ出
皆因緣

吉野花

三賢（華厳所説）十住十行十回向為｜｜
十聖　十地為｜｜妙覚為仏

識情難測

青龍道氤法師於金剛般若經深達妙旨嘗造疏疏此經精博淵微窮法體相諸師莫能望其藩垣唐明皇亦留意經義自注釋之至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處不能自決其義以問氤氤對曰佛力法力三賢十聖亦不能測陛下義於般若聞熏不一更沈注想自發現行明皇於是下筆不休其天縱神悟之辯一期應答掃滯惑於言下揭般若於現前豈意恩

得力人自別之古今ノ妙說ナリ

圓明　会元十五徳山緣密
｜｜重市嗣雲門

擡箭　人天眼目作擡薦

義解之徒可同日而語哉

雲門大師有時顧視僧曰鑒僧擬對之則曰咦後學録其語為偈曰顧鑒頌徳山圓明禪師雲門之高弟也刪去顧字謂之抽顧頌因作偈通之又謂之擡箭商量偈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海白日遶須彌雲菴亦有偈曰雲門抽顧自有來由一點不到休休休休今禪者多漫汗之問其意旨則往往瞠目怒視曰此是道眼因緣也不亦悞哉又其室中語曰盡大地是法身拄杖作箇佛法

收牛法　心牛ヲ養フテ
肥ルト地獄モ天堂モ放スン

知見如今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而校證者易之曰枉作箇佛法中見又曰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主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子他總不妨今本乃曰他總不見如此之類甚衆然此二字雖細事其失先德妙旨不為不傷當有知者耳

英邵武臨終安坐為門弟子說出家行脚之因竟乃曰吾即化骨石可藏於普會塔吾生平與太海衆居死不忍與之離非有他也古之聖賢莫不因叢林以折伏情見成辦道果今時衲子德薄垢重志願衰劣多生厭退是大可憫笑也師既化衆終不忍不得已投於水中故洳潭今無復有英禪師塔

涅槃堂　要覧下瞻病篇　无常院下西域傳云
祇桓西北角日光没處為无常院
若有病者當安其中意為凡
人内心貪著房舎衣鉢道具
生恋著心無厭背故制此堂令
聞名見題悟一切法无有常故
今延壽堂――者皆後人
随情愛名之也〇見湖野录下
七章ナ仏眼遠帝之説可往見

舜老夫天資英特飽叢林初自棲賢移居雲居授牒陞座白衆曳杖而去暮年以身律衆尤謹嚴嘗少不安即白維那下涅槃堂病愈即入方丈惜其傷慈有所開示但曰本自無事從我何求南禪師時已居積翠聞之謂侍者曰老夫耄矣何不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

ガラス使用

留下黄鶴下柳條
宗師家ノ脉カ

事是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

三祖大師作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故知古之得道者莫不一切仍舊有僧問永明和尚衆生與佛既曰同體何故苦樂有殊答曰諸佛悟達法性皆了自心原妄想不生不失正念我所心滅故不受生死即究竟寂滅以寂滅故乃樂自歸一切衆生迷於真性不達本心種種妄想不得正念故即憎愛以憎愛故心器破壞即受生死諸苦自現欲知

頭分論足スレハ最上

蘭　會元十五報本有ー章ー
嗣雪竇之顯

推轂　説文轂輻所湊漢
馮唐傳云王者之
遣將也跪而ーー曰閫外將
軍制之

ソノ時々宗旨ガ衰ヘ
畧ニ相扶持シテ相續スル

法要守心第一若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無有是處

悦禪師妙年奇逸氣壓諸方至雲竇時壯歲與之辨論雲竇常下之每會茶必令特揖於其中以尊異之於是悦首座之聲價照映東吳及悦公出世道大光耀有蘭上座者自雲竇法窟來悦公勘詣之大驚且譽於衆相從弥年而後去前輩之推轂後進其公如此初未嘗以雲門臨濟二其心今則不然始以名位惑卒以宗黨朦固如里巷無知之俗欲求

ガラス使用

黄雀樓 有人生乎来ラ賣酒於市店一日謂酒店主人曰吾今日欲去上天久無價与我酒銭画一黄雀於壁間去後是黄来酒店

古聖之道復興不亦難哉舜老夫初自洞山如武昌行乞先至一居士家居士高行為郡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故諸方乞士至必首謁之舜老夫方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居士曰老漢有一問上人語相契則開疏如不契即請却還新豐問古鏡已磨時如何對曰照天照地未磨時如何曰黒如漆居士曰却請還山舜即馳歸擧似聰禪師聰為代語舜即趍問曰古鏡未磨時如何聰曰此去漢陽不遠磨後如何曰黄鶴

泐潭（会元十五ノ懐澄禅師 嗣五祖戒）

許公式（会元十五洪州太守 許式嗣洞山聰）

樓前鸚鵡洲舜於言下大悟聰公機鋒不可觸真雲門之孫嵩自植松口誦金剛經不輟今洞山北嶺号金剛嶺松皆參天乃師手植也鈐守許公式以詩贈曰語言全不滯高躡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鑑分金殿燭山吞月樓鐘有問西来意塵堂對遠峰南禪師久依泐潭澄禪師澄已稱其悟解使分座説法甫書記之名一時籍甚及其至慈明席下聞夜參氣已奪矣謀往咨詢三至寢堂三不進因慨然曰大丈夫有疑不斷欲何

ガラス使用

伏膺　膺胸也　服膺之意

為乎即入室慈明呼左右使進榻且使坐南
公曰某實有疑願投誠求決惟大慈悲故不
惜法施慈明笑曰公已領衆行脚名傳諸方
有未透處可以商畧尔何必復入室耶南公
再三懇求不已慈明曰雲門三頓棒因緣且
道洞山當時實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對曰實
有喫棒分慈明曰書記解識止此老僧固可
作汝師即遣礼拜南公平生所負至此伏膺
予嘗聞靈源禪師曰昔晦堂老人親従積翠
所聞因同舊説併録於此

善　續灯古田資福海善
嗣石霜円

七十八

福州善侍者慈明高弟當時龍象數道吾眞
楊岐會然皆推服之嘗至金鑾眞點胸自負
親見慈明天下莫有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
徹笑之一日山行眞舉論鋒發善取一瓦礫
置石上曰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許你曾見
老師眞左右視擬對之善喝曰佇思停機識
情未透何曾夢見去眞大愧慄且圖還霜華
慈明見来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什麼
忙事解夏未久早已至此對曰被善兄毒心
終礙塞人故復来見和尚慈明曰如何是佛

大寧　続灯ーー道寛重出（嗣石霜円）

南褊頭　褊當作匾○大慧武庫上曰文清素首座章云匾ー見先師不久後法道大振如此云云

後漢書巻七十五東夷傳三韓兒生欲其頭匾皆押之以石

字彙匾ー不円也

法大意。對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コレハ又点胎ニ似アワヌ笑止ナリ）慈明瞋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此等見解、如何脱（太不快ニ居ナリ）離生死。真不敢仰視、淚交頤。久之進曰、不知如何是佛法大意。慈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是ハ真ノ師子児ニシテ返擲用ニ会スナリ）真大悟於言下。真公稟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開法於翠嵓、嘗曰、天下佛法如一隻舡、大寧寛師兄坐頭、南褊頭在其中、可真把梢去。東也由我、去西也由我。善公尋遷七閩、徉狂垢汚世、莫有識之者。或聞晩住鳳林。

把梢　梢當作艄音梢船尾也○水滸傳以把柁者為艄公所謂梢師也

七十九

勤　会元十五九峯ー重帀嗣智門祚

檄　刑狄切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以号召若有急則插雞羽謂之羽ー言如飛之疾也

把　當作杷皮罵切田具也又蒲巴切收麦器也

楊岐會禪師、從慈明、游㝡久。所至叢林、師必作寺主。（監寺）慈明化去、託迹九峰、忽宜春移檄、命居楊岐。時長老勤公驚曰、會監寺何曾參禪。（驚入タ人ヲ也ヤ）（勅ト云ヅテ）方一受之、恐失州郡之望、私憂之。會受請、即（点胎返對）（時ニ勤公モ随喜在其席）升座、機辨逸格、一衆爲傾。下座、勤前握其手曰、且得箇同參。（会ー）曰、如何是同參底事。勤曰、楊岐牽犂、九峰拽把。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耶、九峰在前耶。（宝剣出匣口知法者怕）勤擬議、（南無三ー）會喝曰、將謂同參、却不同參。自是道價重諸方、衲子過其門莫不伏膺。嘗因雪示衆曰、（ー禾上徹底相見セハ更参セヨ三十年）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

竜渕云阿ゝゝ悔

盡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其活計風味類如此（師毎云獸呂倫閑之屬非我兒孫）仰山和尚僧問尋常和尚示人多作圓相畫作字意旨如何山曰此亦閑事汝若會不從外來不會亦不失吾今問汝汝参禪學道諸方老宿向汝身上指那箇是汝佛性語底是耶黙底是耶總是總不是耶若認語底是如盲摸着象耳鼻牙者若認黙底是耶是無思無念如摸象尾者若取不語不黙底是中道如摸象背者若道總是如摸象四足者若道

今ハ出家モ士農工商モ皆タヾ八
コ道其ノ一切ミ人ノ位ワレラヌ

客ケイセニ人気ヲ下シミテ洛
屋ニユキミジナウ詞

總不是拖本象落在空見正當諸旨皆云見象安知止於象上名邈差別耶若汝透得六句不要摸象最為第一莫道如今鑒覺是亦莫道不是所以祖師曰菩提本無是亦無非菩提更覓菩提處終身累劫迷又曰本来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其弟香嚴老亦曰的的無兼帶獨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黙對予嘗問僧既不將語黙對何以對之僧未及答忽板鳴予曰謝子荅語龍勝菩薩曰若使先有生後有老死者不老

易繋辞 夫易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説

一高上人曰説云[illegible]

一入三塵再無出

有ニハ非無ニ非有仏

非衆生ニ非仏

死有生生不有老死若使有老死而後有生者是則為無因不生有老死（師評）以此偈觀衆生生死之際如環上尋始末無有是處吾以是知古之得此意於去住之間了不罣礙者特其不二於物耳

維摩經曰善来文殊師利不來相而来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来已更不来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起信論曰若心有見則有不見之相心性離見即是徧

論ニ作起 賢首釈云若起見等者明妄見不周心性離見等者顯心躰円明云云

應天真（名□十五往出家 法嗣昇州文殊）

應真冥重市ロ天字蓋衍文乎

泗州僧伽（俗姓何 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歴呉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国人師曰我何国人於泗上欲搆伽藍云云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照法界義故乃知心外無法徧照義成苟有去來相見則遺正義也如人言風性本動是大不然風本不動能動諸物若先有動則失自躰不復更動則知動者乃所以明其未嘗動也去来相見亦復如是

洞山聡禅師部之曲江人見文殊應天真和尚初游廬山莫有知之者時雲居法席寂盛師作燈頭聞僧衆談泗州僧伽近於楊州出現有設問者曰既是泗州大聖為什麼向楊州出現聡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一衆大笑

ガラス使用

捺 乃八切手按也
露布 今作路布盖西者手コ魏
傅永上馬擊賊下馬草
露布 注不封也

嗣奉先深ー嗣雲門

有僧至蓮華峰祥菴主所擧似之祥公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聰之名遂重叢林祥公奉先深禪師之嗣知見甚高氣壓諸方嘗示衆曰若是此事最是急切須是明取始得若是明得時中免被拘繫便得隨處安閑亦不要將心捺伏須是自然合他古轍去始得纔到學處分劑便須路布箇道理以爲佛法幾時得心地休歇去上座却請與麼相委好臨終上堂擧拄杖問衆曰汝道古佛到者裏爲什麼不肯住衆莫有對者乃自曰爲佗途路不得力復曰作麼生得力去横拄杖肩上曰楖㮚横擔不顧人却入千峰万峰去言訖而化嗟乎今之學者其識趣與前輩何其相遠耶如祥公聞聰燈頭一語知其爲雲門兒孫其後莫能逃其言今雖對面終身論辯莫辨邪正者有矣其故何哉以其臨死生之際超然自得如此則其平生所養高妙可知惜乎莫有嗣之者師與西峰雲豁禪師兄弟也

重称嘆以結之

嗣清凉智明ー嗣雲門

百丈山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弟其先

古霊（見四百丈海法嗣福州ノ神賛禅師）
柳公権（続善——博貫経術元和初進穆宗問筆法対曰心正則筆正帝悟其筆諫云々）

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為涅槃和尚住成法席師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者乃師也黃蘗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武翊（未詳）黃撰其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絕古今而傳燈（見林間ニ手段援引一方ナリ）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係於馬祖法嗣之列悞矣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其名不能辨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為正（此等ノ章ハ宮成天皇道悟之例之主意）古佛（未詳）偈曰如人掘路土私人造為像愚人謂像生智者言路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塡路

像本無生滅路亦非新故又偈曰諸色心現時如金銀隱起金處異名生與金無前後故文殊師利言此會諸善事從本未曾為一切法亦然悉等於前際所以正作時無作以無作者故當為時不為以無自性故任從萬法從橫常等無生之際乃知磁石決不吸鐵無明不緣諸行龐公臨終偈曰空花落影陽燄翻波永明和尚嘆味其言曰此為不墮有無之見妙得無生之旨也學者可深觀之大智度論（子手四巻等廣明ニカ之度）曰復次有人謂地為堅牢心無形

（金銀ノ諸像）（不変性ノ上ニ）（未生ノ時）（以下定ニテ師ノ評）（有ハ実体不虚ニ忘ニ）（下ハ天ノ随ニヨク衆ス）（如幻夢虚假不実ナル中）

ガラス使用

塵中ニ微塵
色香味触

有漏全身情愛
惟貪ト妄想分別

質皆是塵妄以是故佛說心力為大行般若
波羅蜜故散此大地以為微塵以地有色香
味觸重故自無所作水少香故動作勝地火
少香味故勢勝於水風少色香味故動作勝
火心無四事故所為力大又以心多煩惱結
使繫縛故令心力少有漏善心雖無煩惱以
心取諸法相故其力亦少二乘無漏心雖不
取相以智慧有量及出無漏道時六情隨俗
分別取諸法相故不盡心力諸佛及大菩薩
智慧無量無邊常處禪定於世間涅槃無所

順
續灯上藍ノ章
嗣黄竜南
八十七

分別諸法實相其實不異但智有優劣行般
若波羅蜜者究竟清淨無所罣礙一念中能
散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國土大
地諸山微塵故知其心有此大力衆生妄隔
而不自覺知我願聞此法者隨順禪定而自
修行使稱覺躰本來清淨此非與彼功用之
難弟約之心耳今家山徧十方衣食可終老
人生可憂者皆已免離於此不以為意則非
背負佛祖恩德乎
景福順禪師西蜀人有遠識為人勤渠叢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石門洪覚範林間録2巻』　請求記号 821-204

ガラス使用

延之　続普二十五潘良嗣字ー新建人子王安石嘗筆善仕為從徠縣尉許識与良嗣同郡城為江州刺史良嗣往見識倨坐不為礼良嗣往歸徜徉山水間自号清逸居士以瑞州推官召不赴孫淳師芝黄庭堅作詩云曰居士分灯录黄龍南法嗣

後進皆毋德之得法於老黃龍昔出蜀與圓通訥偕行已而又與大覺璉游甚久有贊其像者曰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為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刹學者過其門莫能識師亦超然自樂視世境如飛埃過目壽八十餘坐脫於香城山顏貌如生平生與潘延之善將終使人要延之叙別延之至而師去矣其示衆多為偈皆德言也有偈曰夏月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勘婆偈

雪處　洪武正韻雪滌潔滌唯也又洗也

漕　以水運輸曰ー

曰趙州問路婆子荅云直與麼去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伱雪處同道者相共舉又作黃龍三關頌曰長江雲散水滔滔忽尒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颭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峰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為君舉為君舉猫兒偏解捉老鼠

朱顯謨世英昔官南昌識雲庵未幾移漕江東以書來問佛法大旨雲庵荅之曰辱書以

悟心二字迭脫手

[illegible]

佛法為問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扵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扵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来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華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即佛佛即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

山呼　史記封禪書漢武封泰山聞若呼万歳者三

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雲菴之言蓋救一時之弊然其旨要曉然可以發人之昧昧故私識之

大本禪師被詔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將引對有司使習儀累日神宗皇帝御便殿見之師既見但山呼即趍登殿賜坐即就榻盤足作加趺侍衛驚相顧師自如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蓋蘓州承天寺永安院耳上大喜語論甚久既辭退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僧也侍者

尅符道者 會元十一涿州紙衣和尚即尅符道者嗣臨濟

蟾影 戰国策月魄象 蟾兎云云

問和尚見官家如何對曰喫茶相問耳其禾資粹美吐辭簡徑真超然可仰涿州尅符道者見臨濟機辯逸格以宗門有四料簡定佛祖盲要作偈發明之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諸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瞞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覷𨈼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淡山遙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劍

木盲 盲龜之喩可知

偏中至 人天眼目碧岩正灯录等後人皆祖覺範華作偏中至誤矣

無見頂相

妄斷音声 一術分身

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不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君臣標準綱要又自作偈系於其下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昔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他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

口兼中到　王荊公趙州鶏鳴丑
鶏皮皺寒翁司馬好鎖印
無功用之無功用上之無功用之看
功用

報本元　会元十七ー恵元
単伝嗣黄竜南

吾偶忘此僧　会以紀談云湖州報
本元事中其見於林間録謂
開法呉江聖壽投黄竜
法嗣書南公視其名曰ーー
ーーー書未欲開可以親至元
遂輟住持裏師即日腰包而来

自有衝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臨濟洞上二宗相須發揮大法、而是偈語世俗傳寫多更易之、以徇其私、失先德之意、予竊惜之、今錄古本於此、正諸傳之悞。

報本元禅師、孤硬、風度甚高、威儀端重、危坐終日、南禅師之門弟子、雖蹤迹其行藏者、唯師而已、師初開法、法嗣書至、南公視其名曰、吾偶忘此僧、謂專使曰、書未欲開、可令親來見老僧、專使反命、師即日包腰而来、至豫章

然南公昌人集有答元日手
昌達呉江聖壽長老元之ミ
念汝為黄檗十有余年一錫
瓢然孤蹤不定雖知白而守黒
奈果熟而自香縁在呉江応
時而出ミヽ凡百住持必須慎
護茶尽昏也今観其委曲如
是豈偶忘其名耶

聞南公化去、因留嘆息、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與語奇之、恨老師不及見耳。師道化東吳、人歸之者如雲、嘗自乞食舟載而還、夜有盜、舟人絕叫、白刃交錯於前、師安坐自若、徐曰、所有盡以奉施、人命不可害也、盜既去、達旦人來視舟、意師死矣、而皃和神凝、如它日、其臨生死禍福、脫然無累如此。

延慶洪準禅師、桂林人、從南禅師遊、有年、天資純至、未嘗忤物、聞人之善、如出諸己、喜氣津津生眉宇、聞人之惡、必合掌、叩空若追

ガラス使用

八地菩薩乃至十地
楞伽経疏八之三云尽真如際
名遠行地一真如心名不動地
発真如用名善慧地乃至慈
陰妙雲覆涅槃海名法雲地
疏以弟八地得一真如心名无相
无功用故弟七地後初発心
二無数劫加功用行今至有相
功用後心出過世間二乗道故
至菩薩真如无相心際故云尽真
如際多劫修行故云遠行●
八地中無分別智任運相続
相用煩悩不動能故名不動地
●十地中猶有修習之極猶有仏
地障在未能始覚合本之相
尚存故云覆涅槃海●菩薩解
脱道前無間道也又於此処立
為等覚菩薩不説含在弟十
地故彼地中便明受職是等
覚也唯識但破十種障亦
無意也●垂裕記云智者云涅槃四依弟通別円若作別釈者地前名初依登地至三地名須陀洹五地名斯陀含是弟二依七地名阿

悔者見者莫不笑之而其真誠如此終始一
如暮年不須院事寓迹於寒溪寺壽已逾八
十矣平生旦夕無他營為眠食之餘唯吟梵
音賛觀世音而已臨終時門人弟子皆赴禮
越飯唯一僕夫在師携磬坐土地祠前誦孔
雀經一徧告別即安坐瞑目三日不傾郷民
来觀者堵立師忽開目見笑使坐于地有頃
門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久寂然
視之去矣神色不變頰紅如生道俗塑其像
龕之予嘗過其席拜瞻嘆其平生多潜行密

那含是弟三依八地至十地名阿羅漢●補行記云八地中普入仏刹故以法為自性得覚法自性意生身文云菩薩不捨度生加修
清浄道行出心意識得
無生忍一切煩悩不能動故
名不動地●十地二愚等者
成唯識論巻九二十丁菩薩以大量
智慧観察覚了三昧現前
得大法故以法身為雲普周一
切如空是足自在云云故地十地
於法雖得自在而有餘障
未名最極謂有倶生微所知
障及有任運煩悩障種云云
二愚（成唯識論九十丁云初地説断一一及）
彼麁重一執著我法愚
二悪趣雑染愚云々
未可言有二愚也言二障
則可矣
九十三
合上此章ト与次上之章
意同故為一評之

用不妄求知於世至於死生之際乃能超然
如是真大丈夫也八地菩薩證無生法忍觀
一切法如虚空性猶是漸證無心至十地中
尚有二愚入等覺已則一分無明未盡猶如
微煙尚能懺悔準之梵賛其亦自治者歟
南禪師居積翠時一夕燕坐光屬屋廬誠侍
者勿言于外嵩明教既化火浴之頂骨眼睛
齒舌耳毫男根數珠皆不壞如世尊言比丘
生身不壞無垢智光者善根功德之力如
來知見之力故行住坐臥須内外清淨彼二

道吾因縁　佛灯漸序仲　與単布章

詳于之又珀右出右六

太老乃今耳目所接非異世也而獨尓殊勝者非平生踐履之明驗歟予嘗作二偈曰如來功德力内外悉清淨念起勿随之自然心無病形與佛祖等道致人天護戒淨福人天心空同佛祖

予嘗與數僧謁雲峰悦禅師塔拜起拊之曰生耶死耶久之自荅曰不可推倒塔子去也旁僧曰今日時節正類道吾因縁因作偈示之曰不知即問不見即討圓滿現前何須更道維堅容身生死病老面前塔子不肯推倒

南安嵓　続伝灯一一

一一自嵓嚴尊者嗣西峰豁

豁嗣清涼明　明嗣雲門

南安嵓儼和尚世傳定光佛之應身也異迹甚多亦自有傳然傳不載其得法師名字但曰西峰而已西峰在廬陵真廟時有雲豁禅師者奉先深公之高弟深見雲門當時龍象無有出其右者獨清凉明禅師與之齊名謂之深明二上座儼和尚多以偈示人偈尾必題四字曰贈以之中世莫能測臨終謂衆曰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来更疑何事吾此日生今正其時乃右脇而卧予曰方其入滅乃曰吾此日生今正其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石門洪覚範林間録2巻』 請求記号 821-204

ガラス使用

予嘗游東呉寓於西湖浄慈寺寺之寢堂東西廡建兩閣甚崇麗寺有老衲為予言永明和尚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氷炭不達太全故館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和尚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乗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之旨為書一百卷傳於世名曰宗鏡録其為法施之利可謂博大殊勝矣今天下名山莫不有之而學者有終身未嘗展卷者唯飽食横眠游談無根而已謂之報

（謂之二字畧晩之法）

同安（伝灯十九青原下六世）孫ゝ院常察禅師
嗣九峯虔ゝ嗣石霜ゝ諸ゝ嗣
道吾智

十玄談（伝灯廿九ゝゝゝ并序）夫玄談妙句迥出
三乗既不混縁亦非独立當
臺應用如朗月以晶空轉影
泯機似明珠而隱海旦学徒
有等妙理无斉躬達玄者稀
送原者衆森羅萬象物ゝ上
明或理玄双去名言俱喪是以
般勤指日莫錯端覩不逐
透水之針可付開拳之宝晷
序微言以彰玄理○卿少眞
五無義林所行ゝゝ皆夭序引恩
景淳序卑得其六序於同安影
堂今录之云耳

佛恩乎負佛恩乎

同安察禪師作十玄談大宏正中妙挾之旨其言妙麗照映叢林然歳月寢遠多失其眞今傳燈所載題目不同獨達觀所編五家宗派叙之頗詳予嘗得舊本與五家宗派所載步差耳傳燈系師為九峯虔之嗣而達觀標師為雲居膺之子不省達觀何從得其實耶然清涼法眼去師之世不遠作讃詞其叙如傳燈所載則五家之論又可疑也十玄之詞其次叙當視其題目皆連聯而作前五首示

ガラス使用

十玄談頌

心印

問君心印作何顔心印誰人敢授傳歷劫坦然無
異色呼為心印早虛言須知本自虛空性將喩紅
爐焔裡蓮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関

祖意

祖意如空不是空霊機争隨有無功三賢尚未明
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透網金鱗猶滞水回途石
馬出紗籠殷勤為説西来意莫問西来及與東

玄機

迢々空劫勿能收豈為塵機作繫留妙體本来無

霊

處所通身何更有蹤由室然一句超群象迥出三
乘不假修撒手那邊諸聖外廻程堪作火中牛

塵異

濁者自濁清者清菩提煩惱等空平誰言卞璧無

渾

人鑒我道驪珠到處晶万法泯時全體現三乘分
処假安名丈夫自有衝天氣莫如来行處行

向

佛教

三乘次第演金言三世如来亦共宣初説有空人

捐

盡執後非空有衆皆指龍宮滿藏醫方義鶴樹終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乘不假修

塵異

濁者自濁清者清菩提煩惱等空平誰言下璧無
評
人鑒我道驪珠到處晶万法泯時全體現三乘分
處假安名丈夫自有衝天氣莫如來行處行

佛教

三乘次第演金言三世如來亦共宣初說有空人
捐
盡執後非空有衆皆指龍宮滿藏醫方義鶴樹終
談理未玄眞淨界中纔一念閻浮早已八千年

還鄉曲

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還須達本鄉雲水隔時君
莫住雪山深處我非忘尋思去日顏如玉嗟嘆迴
識
來鬢如霜撒手到家人不更無一物獻尊堂

破還曲

返本還源事亦差本來無住不名家万年松逕雪
深覆一帶峰巒雲更遮賓主默時純是妄君臣道
合正中邪還鄉曲調如何唱明月堂前枯木華

轉位歸

涅槃城裡尚猶危陌路相逢沒定期權挂垢衣云
是佛欲裝珍御復名誰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
明戴帽歸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迴機

披毛戴角入鄽來優鉢羅華火裡開煩惱海中爲
山
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石門洪覺範林間録2巻』 請求記号 821-204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還鄉典

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還須達本鄉雲水隔時君
莫住雪山深処我非忘尋思去日顏如玉嗟嘆迴
識
来鬢如霜撒手到家人不更無一物獻尊堂

破還曲

返本還源事亦差本来无住不名家万年松逕雪
深覆一帶峰巒雲更遮賓主默時純是妄君臣道
合正中邪還鄉曲調如何唱明月堂前枯木華

轉位歸

涅槃城裡尚猶危陌路相逢沒定期權挂垢衣云
是佛卻裝珍御復名誰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
朙（明）戴帽皈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迴機

披毛戴角入鄽来優鉢羅華火裡開煩惱海中為
山
雨露无明三生作雲雷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
山喝便摧金鎖玄關留不住行於異類且輪迴

正位前

枯木岩前差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鷺鷥立雪非
同色明月蘆華不似他了了了時无所了玄玄玄
曲
處亦須呵殷勤為唱玄中空裡蟾光撮得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石門洪覺範林間録2巻』 請求記号 821-204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心印

其旨要後五首使履踐之然八首皆兩字為題意雖相貫而詞句疊為起復初曰心印偈末曰無心猶隔一重関故又作祖意偈首曰真機爭墮有無功故又作真機偈首曰豈與塵機作繫留故又作塵異偈中曰三乗分別強安名故又作三乗次第耳此乃其所示之旨要也至其六則曰反本偈末曰還郷曲調知何倡故又作還郷偈其末曰更無一物獻尊堂是為正位坐却則非妙挾故又作回機機妙則失宗尚存知見是謂太病故又作轉位轉位則所謂異類中行異類全偏却須歸正使血脉不斷故又作一色過後此乃使之履踐之意也五家宗派亦云一色過後但塵異為塵中有異而已

九十八

南禪師風度（態）凝（不浅近也）遠人莫涯其量故其門下客多光明偉傑名重叢林有終身未嘗見其破顔者予聞厚（威）於義者薄於仁（愛）師道也師尊而不親厚於仁者薄於義親道也親親而不尊南公之意豈不以是哉

九十九

醉里有狂僧号戒道者依止聚落無日不醉

兜率陀 梵知足欲界六天之中第四天也下三ハ沈欲情重上二ハ浮逸心多此天ハ欲軽逸少非沈非浮故ニ上足妙足喜足ト云

然吐詞恠奇世莫能九聖之有飲以酒者使自爲祭文戒應聲曰惟靈生在閻浮不嗔不妬愛喫酒子倒街卧路直得生兜率陀天今時方不喫酒故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沽

金剛般若經以無住爲宗以無住爲宗則宜其所談皆蕩（流洗）相破有纖塵不立也而經贊福勝者半之持戒修福者有爲事耳而世尊荅能於此經生信心者必此人何也

王文公罷相歸老（隱居）鍾山見衲子必探其道學尤通首楞嚴嘗自疏其義其文簡而肆略諸師之詳而詳諸師之略非識妙者莫能窺也每曰今允看此經者見其所宗本覺妙明性覺明妙知根身器界生起不出我心竊自疑今鍾山山川一都會耳而游於其中無慮千人豈有千人內心共一外境耶借如千人之中一人忽死則此山川何嘗隨滅人去境留則經言山河大地生起之理不然何以會通稱佛本意耶（林間录ナレバ始ハ王随公ヿ此巻首ハ仁宗大覚今尾ハ王文公ロ読ミ云ベシトヲ持ハ前ヘヤ）

石門洪覺範林間録下

新編林間後録

釋迦出山畫像賛

秦越人之於醫望見知生死老潘之於墨摸索知精粗蓋其不傳之妙無地寄語默也歐陽文忠公曰小字遺教經雖不著書者之名然非羲之莫能作也予閲錢樂道家所蓄釋迦文佛出山像雖不主名然非道子不能作以其筆意之著也樂道人品甚高鐵書血食之後其忱信痛敬所致像之寄寓决非苟然拜手稽首爲之賛曰

ガラス使用

徧大海味具於一滴盡法界身足於纖埃佇
思則燈王之坐不能入毗耶之室歛念則弥
勒之門彈指即開唯我眞祖釋迦和尚初出
雪山即示此像以千百億微塵數身九十七
大人之相頓入筆端三昧而幻此幅紙之上
垂手跣足頂螺頷絲超然靜深出三界凝如
浩蕩春寄于纖枝如清涼月印于盆池鑄冰
琢雪我作贊詞閑空鑠夢夫子其牢畜之

小字金剛經贊

僧子瓊東毫為纖筆其銳如麥芒臨紙運肘
快等風雨書金剛般若經於蒕寸環輪中望
之團圞如珠在薄霧間即而視之其行布如
人梳髮作煙鬟自非思力精微何以臻此為
之贊曰
昔有佛子根猛利能觀空性即是色欲顯空
色不思議仰空書此金剛句至今風雨被原
野諸樵木者集其下乃知肉眼不能見譬如
氷中有塩味唯道人瓊思精特能觀色性即
是空視此纖管大如椽揮翰如行九軌道故
於蒕寸環輪中備足廣大言說身世人可見

不可讀譬如嬰兒視崖竅我於此經能證入初中後善三法門忽然落筆如建瓴不復現行生倒想猶色空觀入諸境奏刀肯綮無全牛盡持此法施群生甚微細智願同證

六世祖師賛并序

予竄海上三年而還舍于筠之石門寺悲叢林之荒寒念祖宗之標致不自知涕流也作六祖師畫像賛以寄昭默禪師以見其志云

妄想無性證不滅受前聖所知轉相授手風烟花開器界以形霜露果熟王子乃生護持佛乘指示心體但遮其非不言其是嬰兒索物意正語偏哆啝之中語意俱捐

頂峰朝露神光夜外堪任單傳擔荷上乘自尋其心不見歸宿如視環輪求其斷續用獄除間覆瘦知肥嬈坊酒肆盡其塵機雪中斫臂願續佛壽兒孫今聞竪毛呵手

六道暗昏不辱明絜毫釐弗差證并露滅但赤頭顱特諱姓氏離見超情欲盡世累潛溪海山麻衣風帽翩然往来被褐懷寶精一其誠身名俱捨後世丘墳猶無知者

ガラス使用

破頭峰下龍象雜還衣付小兒道傳懶衲乃
爾相違求人為法天書至門堅卧不答念諸
衆生捕風捉影十地治之由未蘓醒師微笑
曰何以眩瞋徂勿強名自然無病
觀前後身兩鏡一面左右對之三者頓現今
非昔是增金以黄昔非今是謗沈無香已絶
死生豈纏老少全機現前當明而妙夜江佐
舟吾今汝渡句中之眼如水有乳
是風幡動眼自遮護非風幡動心則現露是
為曹溪顯決要旨欲證之者勿流汝意暫持

欽念妙寂了然汝自受用容非我邊負石舂
糧趁獐逐兎鏡中之空欲尋無路

棗栢大士畫像賛并序

易之深賾不可以義得故立彖象以盡其旨
心之精微不可以言傳故指事法以示其妙
唯棗栢大士深入此三昧門謹拜手稽首為
之賛曰

須眉如畫頎而美風神如秋氣奇偉平生歸
宿東北方塵勞動中寂而止脩然跣足散衣
行智智用中不乖體帝主家生得自在壽量

ガラス使用

不書絶終始虎受使令心境空女爲伴助憎
愛弃冠巾傳心即俗真方隅示法即事理只
將棗栢薦齋鉢我来閻浮非着味自然光明
生齒牙我談詞章皆實義佛子授汝以顯決
一言便足超十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
順諸有離聖賢酪生凡乳中只由觀照戒定
慧是謂大士同體悲令我頓入一切智作大
佛事徧塵刹華藏界中容頓纔以空為座禮
十身以願為者說此偈如以花說無邊春如
以滴說大海味稽首世間妙蓮華常願清淨

出泥滓

百丈大智禪師真贊并序

馬祖大寂禪師已化塔于海昏之石門師廬
其傍既久衲子相尋日增於是肰山之淺乃
㳂馮水而上至車輪峰之下與希運惟政尒
種刀耕而食遂成法蓆予崇寧四年春至山
中瞻遺像雖冰枯雪老者不勝衣而神峻氣
逸如未度世謹拜手稽首為之贊曰
以實問答空可音黄以意求道神落陰陽陰
陽莫測脫略陰界塵空莫盡因果不昧我有

大機佛無容語如師子王露地方踞稱性文字隨身叢林如以妙音發和雅音同世之波壽九十二護持心宗謚曰大智

雲菴真贊

雲菴出黃龍之門為臨濟九世之孫種性殊勝契悟廣大指示心要辯如曹溪決擇教乘論如棗栢作為偈句詞如志公履踐明驗精如永嘉退居雲菴時已七十餘幻滅都盡慧光渾圓可以想見其遺風餘烈門人德洪謹拜手稽首為之贊曰

於自住境見與見緣如夢能所如蜜中邊唯具正眼入此三昧如妙蓮華出緣生海祖師活意如來密機成就衆生如鵾鵬飛使其自化不由他悟秀出叢林光于佛祖趨滅陝右誕生江南暗中五色天下雲庵

明極齋銘

太原王健伯强名臣惠公之子　皇叔嘉王之婿方壯年則能弃官學道閱首楞嚴經至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嘆曰此如來之訓而予之志也願以明極名其齋而乞銘於予

ガラス使用

銘曰

有而尋求凝暗所固得而驚異智濁之咎濁澄暗徹自覺成就如人目精一塵不受開睫譬生明發寄根斂睫譬死暗不能昏聖師真慈開此妙門睥睨不入夫豈知恩拐然丈室中置匡牀經行宴坐晨燈夕香勿徒邪念嚴常寂光

小字華嚴經偈并序

蜂房於梁間以漆液固其蔕鵲巢於木杪累百日而後成彼曾何知而經營之妙積累之功若習藝之神耶蓋其靈明廓徹不思議之力雖昧者飛揺之中而具足成就弗差毫末況首出萬物應物而能言者乎昔有梵僧來自五天見晉宮闕崇麗歎曰是與兜率內院何異但彼道力所成而此直業力耳予嘗笑之是安知我此妙力出生太虚容受寰宇曾何天上人間樓觀之足云哉道人栖公愍世迫隘就其所欲書大方廣佛華嚴經於方冊中其輕妙可以一掌置開編蠕蠕如行蟻熟視之其衡斜曲直重交反側曲盡其妙不踰

如聾寘大書觀者闃門嘆未曾有子欲稱讚
是無作之功普告大衆而說偈言
我聞尊者龍勝師應供曾入娑竭海龍宮微
塵妙章句目所一瞥輒能誦流於五天及震
旦為熱惱中甘露門維道人栖其後願力
猛利思精特能於方冊紙墨間書此大經十
萬偈誦於蝸舍巢菴中了然如在龍宮見觀
者種性有差別愛慕皆生殊異想要當諦觀
一塵中亦有無邊妙經卷昔有智人破此塵
十方世界一切說以名塵故非斷空而可破
故非實有了此兩字妙法門亦攝一切契經
海譬如困臥俄頃際夢中所歷更千載乃知
一念圓古今真實際中法如是一塵微妙不
可測當知一一塵亦然譬如天帝網明珠珠
體瑩然俱照徹一珠具足諸網珠一一珠中
同徧入我今以此金剛句壞滅彼衆下劣想
使悟塵中含此經與方冊中乃驚異洛爾山
君河樹神各各當憶本願力要當勇猛勤守
護勿令邪念輒竊侵毗藍風吹須弥盡劫火
焚燒大千界為攤此經一切處使其凉曝各

得所我此現前佛子等作此觀者名正觀稽首十方調御師刹刹塵塵為作證

慈氏菩薩旃檀像讃

金陵華藏禪寺慈氏菩薩旃檀像相好之工妙天下而神異靈感未易以一二數居景德寺之後殿王文公嘗夢像求易居甚切既覺而忘之已而復夢理前事公夢中固留之像則泣下起而視之眞有淚處因大驚異即迎置華藏之大殿儀景德寺一夕而燼嗚呼三災弥綸大千壊像豈得久留人間世而痛自鞸免為此兒戲狭劣相耶是蓋護法諸天以像之靈瑞佑之則然非菩薩意也不可以不辨稽首為之贊曰

何人寄遐想游戯浮漚間以如幻之力刻此旃檀像坐令衆妙相秀發千光中天冠束紺髮銖衣絡華鬘種種妙莊嚴成此功德聚當時億萬衆感極則悲號樓觀出談笑秘護百寶攢如登覩史天如集龍華會嗟哉像教末羽嘉成百鳥棘生薝蔔林龍神為悲慟王臣寔外護異夢非意忠顒推明月輪出此逢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石門洪覚範林間録2巻』 請求記号 821-204
ガラス使用

煙願回紫金山安置清涼處至今百福相儼然臨天人神力叵莫測拜瞻滂洗瀾我諦觀十方寔無心外境自然離依他及與徧計執即今目所見非有亦非無如像現鏡中非鏡亦非面願入此三昧識心自然明於十方國土而作大佛事稽首大悲尊證我如是說

第十五祖真贊并序

迦那提婆尊者爲十五祖傳佛心印猶以衆生不䏻信受其言爲憂乃詐於大自在夫之像曰願神賜我使言不虛設嗟乎道之難行非獨今也稽首贊曰

石彫肉醉木駒夜嘶我此三昧非識情知應緣而現不落思惟是故鉢水以針投之如仲尼韶如子期琴又如蕭何而識淮陰無言可寄無跡可尋粲然現前傳之以心宂像之目我不讓神指樹之耳我知其因物我如故所立皆真隨其妙用見我全身稽首真慈爲僧中王如萬星月見者清涼尚以衆生不信爲傷盖盲者咎非光掩蔽哉

翠巖真和尚真贊

我方涇渭同流笑中軟頑滑頭為君人境俱奪鬧裏白拈巧偷如水洗水相樓打樓從來脫略無窠臼接得南泉嗣趙州

昭默和尚真贊

辯如玄沙有邊幅韻如睦州出風骨黙然而説珠自照八荒光明寄毛粟獨立南栄山岳峻臨濟欲傾不敢覆笑横玉塵氣如春一堂嚴冷天魔哭

空生贊并序

漳南僧慎修游呉中得此畫於敗垣破壁間拂除埃翳神觀靖深如從維摩大士得心解脫時出以示予為之贊曰

以空寂身無所依住而捉杖藜以靈知心不在散攝而玩貝葉不捨聲色而證真空與我日用能所心同於一切處寂入法海如風行空無有妨身但脫二執圓成普會當慎以修入此三昧

永明和尚畫像贊并序

永明智覚禪師乗悲願力示生震旦傳佛心宗為法檀越其家名辯才學者依以揚聲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石門洪覚範林間録2巻』 請求記号 821-204　ガラス使用

論言句浩如山海予漁獵于其間餘二十禩至其妙處輙能識之如鵝王擇乳無有遺餘蓋嘗自忘鄙陋欲追禪師逸駕為之伴侶以游十方國土作大佛事尚未晩也稽首為之贊曰

三界種性有萬妍醜生順死逆晝夜想往復無間聲度垣牖皆依末那戲論成就而末那體無作無受譬如空花實無而有一念了知光明通透我如是見無有錯謬是為心宗祖佛授手孰振頹綱秀傑奇茂稽首永明臨星斗

永嘉和尚畫像贊

永嘉尊者初閱維摩經發明心要欲定宗旨遂造曹溪印可於祖師一宿而去世咸以一宿覚名之予讀其歌詞究其履踐如尺閫鑰合未嘗不置卷長嘆想公之為人碩大光明壁立万仞而視今之學者寒酸鑠細紛紛蠢蠢宗教與衰於茲可知矣為之贊曰

情根無功意識無作現量圓成見聞知覺如鏡受燈光無壊雜烈火焚燒河流湍逝谷風

怒號大地依止俱無知思亦復如是此涅槃門如鼓塗毒曾溪擬之聞者偃仆以槌授公万象驚縮光明之語粲如日星精嚴之行清如玉冰唯不傳者與空相應我初學道如握如拳晩乃覺之如手安然有時而用摶取太千

淸涼大法眼禪師畫像贊并序

予元符初至臨川承天寺寺基宏壯可集萬指而食堂條然殘僧三四輩而已讀舊碑知為大法眼禪師開法之故基也影堂壁間畫像存焉神宇靖深眉目淵然而英特之氣不沒豈荷負大法提挈四生者其表故如是耶稽首為之贊曰

非風幡動非風鈴語見聞起滅了無處所何以明之俱寂靜故此光明藏平等顯露由本無明愛欲慳妬如隔日瘧痛自遯護有能了者即同本悟索爾隨緣閑居靜住一切仍舊自無染汚為物作則險崖之句不可犯干如大火聚

雲門禪師畫像贊并序

冨鄭公家所蓄雲門禪師之像僧原静移寫其本藏於蔣山大観三年六月予獲拜觀焉稽首爲之贊曰

見流滔天公峙如山壁立萬仭捍其狂瀾可望而却不可攬攀犀顱虎眸美髯遠頬雲詢電機霹靂爲舌邪宗隳傾魔膽破裂須臾清明光風霽月叢林驢騾蹴踏龍象不可係覊逸氣邁往我不得濟大地是浪忽然現前清機歷掌

玄沙備禪師畫像贊

根門有功則是心外見法用處換機則是問時有答問答交馳摸索大道心法對峙破碎真如異哉此老超出兩途亡僧面前波全露氷猛虎鬚畔光自照珠衲僧不解如井覷驢

栴檀大悲贊

予畜四十二臂觀世音菩薩之像如護目精每戴以行道今以授其友李天輔爲之贊曰

汝意有言枯杌作鬼我心不生髑髏即氷乃知妄覺一法成二湛然圓明百千上耳稽首大士應物而形隨其大小如谷荅聲千臂執

ガラス使用

持千自觀照以無心故受用俱妙譬如青春藏於花身因其枝葉踈密精神唯此瑞相四十二臂不越徑寸莊嚴畢備清淨寶自或慈或威如欲舉足華輪承之碧螺之間有佛儀容如焦螟蟲巢蚊睫中隱于石間顯出蚌蛤以無礙慈不擇清濁我觀震旦種性猛利由聞慧入耳露滅地願加被我障盡心開如觀世音無礙辯才我說此偈萬像合掌何以無礙敲空作響

源禅師賛

十年積翠侍立學得眼横鼻直平生氣壓叢林閙着左科背聽一菴深藏霹靂舌從教万像自分説百非四句無處蹲孤風照人衆星月

明白菴銘并序

予世縁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乱是非成敗交遊多譏呵之獨陳瑩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之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予心知其戲然爲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菴於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

瑩中聞之以得見寄曰庵中不着毗耶座亦許靈山聞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誰瞋於是隄岸輒決又復衮衮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招魂魄料理初心為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背覺塵勞如冬震驚万機俱罷隨緣放曠尚無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恩妍味其旨一庵收身以時卧起語默不昧糸毫弗差蒙雜而著隨乎于嘉

延福鐘銘并序

梁武帝假寶公神力見地獄相問何以救之寶公曰衆生定業不可即滅唯聞鐘聲其苦暫息耳武帝於是詔天下佛廟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佇善也冝豊李其與弟某施延福院大鐘願資延母夫人某氏壽祺且雪夙障予以謂知所施矣晉許遜白日仙去天詔書曰赦汝不事先祖之罪佳施藥咒水之功夫施藥咒水脫人於苦者也唐崔祐甫本貴且

壽以任情煞戮因繫不釋遂不壽因繫煞戮置人於苦者也嗚呼壽固無象脱人之苦則增置人於苦則損是鐘之功利慱大昭着者也以之為施其人罪滅壽延理有固然者矣為之銘曰

衆生大夢營黒業玲瓏擊撞與開睫功徳之大吾敢喋願移慈母離障結如聲度垣即超越孝哉伯仲但勇進依仗佛力等痛切如取寓物執卷牒願壽慈母春在腋如鐘常撞無盡竭政和甲午夏五月誰為之銘甘露滅

旃檀白衣觀世音像賛并序

筠州太平寺泗州院僧元鑑所畜觀世音菩薩之像慈嚴妙麗靈異殊勝如上天竺所見者問何自得之鑑曰始有客舟載而至傳數家家輒禍至滅亡者皆畏不敢迎獨吾迎事之而無異焉予曰昔廬山文殊師利之像不肯留寒溪而喜隨遠公歸東林金陵弥勒像不肯留景德而見夢於舒王求居華藏今此像乃獨寓於鑑是皆與菩薩有大因縁不然聖心豈有所擇而避就之耶為之賛曰

我聞菩薩昔因地所供養佛名觀音從聞思修而悟心精遺聞而得道見聞覺知不可易譬如西北與東南而此乃曰聞可遺令人惘然隨疑網龍本無耳聞以神蛇亦無耳聞以眼牛無耳故聞以鼻螻蟻無耳聞以身六根互用乃如此聞不可遺豈理哉彼於異類昧劣中而亦精妙不間斷況我自在慈忍力無礙解脫獨不然鼓鐘俱擊聲不同知其不同是生滅而二種聲不相參即是同時寂滅法稽首淨智功德聚廣大莊嚴悲願海憫我心明力不追時時種子發現行如人因酒而發狂識飲輙復逢佳醞願滅顛倒癡暗障願獲辯才智慧藏遊戲什方微塵刹亦施無畏利衆生凡曰有心能聞者同入圓通三昧海

照默真贊一首

衲子無憂摸索畫師筆筆畫着山僧醉眼難憑付與衆人彈駮似則打煞靈源不似憎子燒却

觀音菩薩畫像贊并序

大觀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慧洪纍

然臥縲紲之中夢至一處庭宇閑然有僧導入寮室中擧燭視壁間有鍾山寶公菩薩之像意忻然欲得之而像輒自墮手中復展視之則化而爲十二面觀音慈嚴之相心大驚異遂覚三鼓矣三月甲辰南州德逢上人以書来訊且曰吾以衣鉢遣僧詣漣水畫觀世音像至其莊嚴妙天下之手慧洪追憶前事問其遺像之日乃其得夢之夕因自感嘆菩薩以大悲等慈哀憐煦臨如是昭着其何恩何德能報之也唯以筆舌言辭喩海之深診

曰之明耳謹稽首爲之贊曰

稽首淨聖甘露門無量聖身徧沙界應諸衆生心所求譬如春色花萬卉西方肅煞憂愁地故住寶陀落迦山此方教體在音聞故稱名者得解脱一切衆生煞心盛癡暗不見不發心故現鷹巣蚌蛤中亦作畫師畫其像菩薩豈有種種心皆其悲願力如是何人毫端寄逸想幻出百福莊嚴身屹然欲動千光集譬如將回紫金山湛然欲瞬衆好生譬如欲折普蓮華蠻奴水王来獻誠想見細雨天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石門洪覚範林間録2巻』 請求記号 821-204

ガラス使用

落衆生五濁熱惱中色欲愛見所熏煑忽然覩此寶月相一切毛孔皆清涼成此不思議功德皆因上人心所獻願我早熏知見香願我恒被慈忍服願魔障山速崩裂願大智慧常現前心精遺聞證圓通自然靜極光通達我當定如觀世音一切衆生願如我

甘露滅齋銘并序

政和四年春予還自海外過衡岳謁方廣譽禪師館于霊源閣之下因名其居曰甘露滅道人法太請曉其説予曰三祖北齊天平二年得法於少林隱于皖公終身不言姓氏老安隋文帝開皇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驗勘安曰本無名遂遁于嵩山二老猒名迹之累而精一其道蓋如此予寔慕之乃為之銘曰吾聞甘露食之長生而寂滅法乃有此名寂滅而生谷神不死唯佛老君其意謂此我本超放憂患纏之今知脫矣鬚髮伽梨安遁嵩少槃逃潜霍是故覺範老于衡岳山失孤峻玉忘無瑕當令舌本吐青蓮華

漁父六首

手帶雲袍童頂露一生笑傲知何故萬里迴
来方且暮休疑慮大千捻在毫端聚不解犂
田分畝步却能對客鳴華鼓忽共老安相耳
語還推去莫来闌我毬門路
野鶴神情雲格調逼人氣韻霜天曉松下殘
經看未了當斜照蒼煙風撼流泉繞閨閣珍
奇徒照耀光無滲漏方靈妙活計現成誰管
絕孤峰表一聲月下聞清嘯
來往獨龍崗下路杖頭落索閑家具後事前
觀知目覩非識語須知一念無今古長笑老
簫多病苦笑中與藥皆狼虎蠟炬一枝非囑
付聊戲汝熟來脫却孃生袴
講處天花隨玉麈波心月在那能取旁舍老
師偷指注迴頭覷虛空特地能言語歸對學
徒重自訴從前見解都欺汝隔岸有山横暮
雨飄然去千巖万壑無尋處
畫餅充飢人笑汝一菴歸掃南陽塢擊竹作
聲方惺悟係回頭本來面目無藏處却望潙
山數坐臭老師頭角渾呈露珎重此恩逾父
母須薦取堂堂密密聲前句

ガラス使用

821
乙
204

22/11/40

不ㇾ怕二石頭行路滑一コトヲ歸來テ那ゾ受二駒兒ノ踏一ヲ言下ニ百
骸倶ニ潑撤ス無二剩法一靈然トシテ晝夜光リ逼二塞ス古寺ノ天一
寒メ還テ惡發ス夜將ニ木佛齊ク燒殺ス炙背横眠真ニ快ト
活憨抹撻從教院主無二鬚髮一

新編林間後録

寛永（庚辰）七月吉日書舍次兵衛新刊行

821
合 1
204